**圆桌派第一季第17集 相亲：相亲能有多奇葩**

[圆桌派 第一季](https://v.youku.com/v_nextstage/id_66ba2c36920211e6b9bb.html?spm=a2h0c.8166622.PhoneSokuProgram_1.dtitle" \t "https://so.youku.com/search_video/_blank)

文化 · 2016 · 中国

主持人：窦文涛

简介：《圆桌派》是由著名媒体人、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“看理想”打造的全新“活色生香”聊天真人秀节目，延续不“装”的窦式主持风格，神侃包罗万象的话题，立足网络，开启全新的“谈论+互动”节目模式，场景多变，嘉宾流动。

**嘉宾：窦文涛、马未都、梁文道、蒋方舟**

窦文涛：你听。

蒋方舟：星星之火这个。

窦文涛：我跟你说方舟，这就是方舟一启开一个话题，哥们儿我这火就衰了，她刚才说什么，说说…你瞧瞧，你瞧瞧，你瞧瞧，这行了，这行了，我说刚才方舟给咱们启开一个话题。

马未都:这是安全火柴，就是这样。

窦文涛：是吧。

梁文道：那什么话题，专给男人灭火的话题。

窦文涛：对，把我的火给灭了，因为她一说我就一惊，她说这有的男人呐，爱吹，说跟她睡过，实际上就见过两面，我说我是跟谁睡过。

蒋方舟:而且不是单独见面。

窦文涛：生怕人家知道我跟谁睡过，你再说我爱听。

蒋方舟:哈哈哈，没有，也就是遇见过一个就是奇奇怪怪的人，就是巨多人，300人大概。

梁文道：300人？

蒋方舟：300人的吃饭的见过，一两次啊。

梁文道：还好，我以为是在公开演讲上。

蒋方舟:300个听众是吗？没有，然后就说，就跟我睡过什么的，然后其实根本没有，就特别生气。

窦文涛：对，那你只是生气吗？

蒋方舟：啊？

马未都：你这个不可怕，我碰见比你这可怕，有个女的在外面跟人家说，他跟我就是说有孩子。

蒋方舟：说跟您有孩子。

马未都:那人就直接就打电话就问我，说丫的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我说那人我根本都对不上，我说怎么可能，我说那个，我说很简单，她这个事能有证据，她要这么说，她应该有无数个证据，对不对，她还说我跟她有多好，什么什么，这人是个臆想狂，臆想这种事很多。

梁文道：这的确挺多的

窦文涛：但是有时候我觉得也可怕，就是说你很难说，咱们都奔50的人了，你这辈子干过什么，留下我什么，我就是老在节目里头重复过很多次，我老做一个梦，就是是真的，他们就说反映了我潜在的担心，就是好像在三亚那么个地儿，我是像一个像老华侨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梦见我穿着乳白色的那个西装。

马未都:就是小时候看洪常青看的。

窦文涛：头发全跟马爷似的都白了（梁文道：带个麻的帽子），然后面前是海，然后就跟话剧舞台似的，一个小伙子身材高大、容貌很俊，旁边一个又矮又黑、满脸皱纹，像那个锅底黑一样的那个老太太，然后那老太太就拉着这个大小伙子的手，指着他说叫爹（众人：哈哈哈哈），我就被吓醒了，你知道吗，这东西谁，这事先先说好了，谁也不敢保全。

梁文道：我以为你是现在在街上，比如说碰到个小姑娘要跟你吃饭什么的，你首先第一个想的是，这该不会是我女儿吧？

众人：哈哈哈哈。

窦文涛：现在小姑娘，现在说说小姑娘的事，人家这个方舟，我注意到这个衣服都换了，对吧，就知道配合话题了。

蒋方舟:对，今天然后就穿了个喜庆的，就是。

董文涛：要相亲嘛。

蒋方舟：没有，我觉得，就是我沦为大龄女青年之后就特别。

窦文涛：上级是沦为文青，现在沦为。

蒋方舟:真的特别热衷相亲这件事。

窦文涛：她很邪，她净碰见那个各的，就是你说她这么个女，女作家是不是，按说女作家我们都避之唯恐不及，这全写出来，你怎么碰见的这种，她能写一部相亲史。

蒋方舟:没有，哪有一部，就是2000字好吗？

窦文涛：她不断地去相亲，你知道你那个相亲经历，都让我想起那个冯小刚拍那个《非诚勿扰》。

马未都:你是看过还是怎么着？

窦文涛：我看了，我都一直在观察呢，我看。

蒋方舟:看了我写的一篇文章，对对。

马未都:是吗？

蒋方舟:我其实主要是因为，我觉得我性格好，然后呢，所以一般的人就稍微有一点觉得精神病苗头、或者有一点各的苗头的，她就是躲远了，我就还近距离我凑上去，到底怎么回事儿啊？我那天遇到一个是我打车，然后我打车，其实是快到晚高峰的时候去一个地方，然后那个出租车司机就说，姑娘我着急交班，我就把你放地铁口，然后我就要交班了，你看行不行？我说好，没问题，然后这个司机说性格真好，就没见过你性格这么好的。就夸了我一顿性格好，问我祖籍是哪儿的？月收入多少？做什么工作？学历是什么？然后我就一一而且非常如实的回答。

窦文涛：老实。

蒋方舟:而且真的是如实回答，他就话锋一转，他说我有一个儿子，我这个儿子是1987年的月收入17,000，然后外企的，在世贸天阶上班，东三环有个房子，说我儿子就想找个性格好的，然后我一听，他刚刚夸我性格好，我就说，性格好确实挺重要的。

窦文涛：你到上道了，顺杆爬。

蒋方舟:然后他说对，性格好这个有多重要呢，就是说你看你跟我儿子结婚之后吧，然后你看我儿子在东三环有个房，但是他想把这个房租出去，那你跟我儿子就跟我们老两口住，行不行，我们也住东三环，我说这个好啊，然后他就其实还绕了点路，然后就带我绕到那个东三环，然后就去看他们家房子，但是因为他随手一指，我其实不知道是那个很高档的社区还是有点老的，但是我觉得性格好。

窦文涛：就那儿就那儿。

蒋方舟:对，我觉得性格好，不应该问，不应该计较，我就挺好挺好，租出去能不少钱呢，所以然后他就越说越兴奋，声音越来越大，然后他就说这个娶媳妇儿就取个面儿，说姑娘你知道什么是面儿吗？我说不知道，他说就是我儿子以后带你出去，就是见朋友他在朋友面前打你骂你，你都不还手，然后呢，回去怎么收拾他都行，说你看这样行不行，我觉得。

窦文涛：你这未来公公。

众人：哈哈哈哈。

蒋方舟:然后我觉得我已经被盖章性格好了，就是人设不能崩，我当时寻思我的人设不能崩，所以我就说那当然了，那当然不能还手、还口了，然后我们就聊了一路，他就把我放地铁口了，也没给我他儿子的联系方式。

窦文涛：那为啥？

蒋方舟:我觉得我一定是做错了什么，我到现在我还在反思，我一定是做错了什么，对，所以这个就是我最近遇到那个相亲的。

窦文涛：我发现观众永远比作者聪明，你写那个微博底下，我一看那个留言，人家说这司机是绕路的吧，你当相亲呢，我领你看我儿子房子去，给你绕路呢。

蒋方舟:但是我还挺喜欢这点，我就是真的就是还挺，就是大家说什么给我介绍男朋友什么，我就说，来，走你，走一个。

窦文涛：对，她都去，你相过多少次啊？

蒋方舟:我没有，其实就是六七次，七八次，但是有的是对方不知情，我觉得还有一次是对方不知情他被相亲，就是有一个作家老师给我介绍一个外国人，就是是法国人，而且长得特别可爱，就是娃娃脸，白白的，然后笑起来整个脸变成粉红色，特别可爱，然后就会说中文，然后但是他中文说的非常好，但是他即使中文再好，他也听不懂这个所谓的介绍个人、交个朋友是个什么意思？他就以为真交个朋友，后来就吃饭，第一次吃饭他就感觉到话风不对，后来就约第二次，他就把他男朋友带上了，然后就相互喂食，然后所以就还有一种相亲是我知道是相亲，对方不知道是相亲，就是这样的情况。

窦文涛：你为什么老相亲呢？你着急吗？

蒋方舟:我不着急，特别不着急。

窦文涛：那你去干吗去了？

蒋方舟:体验生活。

窦文涛：所以说女作家最可怕，你说这个，文道你觉得西方人、外国人有咱们相亲这种东西吗？

梁文道：也有，但是不会，他们不一定会特别叫相亲，因为比如说很常见，比如说有时候一些朋友们，就是说今天故意搞个派对或者什么，就是说想让他们认识一下，这事其实很常见，我觉得我们不要把相亲想成一个就是，纯粹像我们过去那样子，必须媒妁之言，然后双方父母同意，然后约出来，然后很正式有个仪式，不一定，它往往、说白了，它就是一个大家介绍、大家认识，看看接下来有没有下文，就这么一回事，如果这种情况也都叫相亲的话，那一天到晚都很多人在相亲。

蒋方舟:其实就是社交，可能就是一个社交的过程。

梁文道：就是社交嘛，所以老外也挺多的。

马未都：把这个两个可能，有可能性的人给攒到一块，弄一事，这样就显得比较自然，其实很多人，有的人也是误认为，自个儿是自我认识的，其实他不知道很多人做了很多工作，然后才让你们有机会（梁文道：没错），变成缘分。

窦文涛：那照你们这么说，我想起我昨天应该劝我那朋友宽容一点。

梁文道：怎么了？

窦文涛：他就是说这个，他跟他女朋友嘛，他跟他女朋友就是可能是闹点小别扭吧，但是两个人还在恋爱存续期间，就还是男女朋友嘛，那天他跟我说，去相亲，他女朋友跟他大吵，然后就说跟我说你评评理，我说那是有点不靠谱，你怎么能跟你好着，人家介绍去相亲，他说他女朋友就是说，我相个亲怎么了是吧？我姐姐或者我姨姨给我介绍一下，我去认识一下怎么了？我说你所有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，不都是耍流氓吗？那你相亲不就是有目的的吗？你有目的的，你不就是在背叛他吗？那难道，如果照你们这么说，就当个社交无所谓的嘛。

马未都:那可能就激励他一下吗？

众人：哈哈哈哈。

窦文涛：我回去劝劝他。

马未都:别以为我这个存在不重要，我现在有人要，就这意思

蒋方舟:对，我觉得我还有一点，我觉得相亲有意思就是你会，就是你会从这个相亲对象得到一个对自己认知的坐标，就是因为我觉得，特别是这个大龄女性活在这个世界上，经常活着活着就丧失了时间感，就是比如说35岁，37岁，38岁就没有时间感，就一个人生活觉得也都挺好的，但是我就觉得比如说你拿衰老来看，其实很多衰老它是从外界人的反映，你比如说有人开始要扶你了，就是开始让座了，你就意识到自己衰老，那我觉得相亲对于我来说，或者对于很多女性来说，其实它是有更有效的认识你的坐标，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，她到30岁的时候，她发现别人就给她介绍离异的，然后呢，丧偶的，然后呢，到了35岁的时候别人就。

窦文涛：行情有变。

蒋方舟:对，然后别人给她介绍的就是，这个人有一只眼睛不太好，这个腿脚有点不行。

窦文涛：一目了然呢。

蒋方舟:所以就是你有更好的，你知道自己在两性，即使是你用不到这个两性市场的标准，但是你至少你知道自己在两性，通过对方的这个天平，通过对方的分量，你知道自己的份量。

窦文涛：那我就知道了，你有一次从一个青年书法家那儿，认识到你自己是吗？我觉得她各的这个就是，这青年书法家，你能不能跟我讲讲，那是怎么回事儿？

蒋方舟:没有，其实我还挺不好意思的，就是是这样，就是我当时还没有谈过恋爱的时候，大概21岁、22岁，然后我就特别想急于摆脱，我们当时这种其实叫母胎单身，就是从母胎里面就是单身，单身到现在。

窦文涛：这么新词。

蒋方舟:对，希望摆脱这种状态，然后呢，就一个朋友就给我介绍说，有一个青年书法家，搞艺术的认识一下，我说好，那后来就没有下文了，我觉得很奇怪，后来我就看微博上有一个人@我，然后呢就是发了一个微博@我，就是那个青年书法家，他说有人要给我介绍蒋方舟，@蒋方舟当女朋友，就是说，就是“遂上网搜图”，然后他“遂”还写错了，写的“追逐”的“逐”，说“遂上网搜图”见之大惊，如此之丑怎么能做我的女朋友，拒之。就是还专门发了条微博，而且还提醒我要看，就是让我自己反思一下，为什么如此之丑，还奢求做他的女朋友。

窦文涛：你说她是不是净碰奇葩，这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。

马未都:就是那人有问题，这人精神有问题。

窦文涛：马爷你那个年代过来的，就是相亲普遍吗？

马未都:普遍。

窦文涛：你是相亲吗？

马未都:我不是。

窦文涛：你相过吗？

马未都：我没相过，我这个，我相过，也不能说没相过，就是当时我从农村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在农村的时候有那个工宣队，工人阶级领导宣传队，工宣队长死活说你这个大小伙子别那么，我给你找一个，那也不能叫相亲，就是地铁口，那时候刚有地铁，从地铁出来以后吧，两人隔着好老远打一招呼，然后一个人在路这边。

梁文道：这就叫相亲了。

马未都:一个人在路那边，走了几步就拜拜了，你说是不是。

窦文涛：这叫接头，这不叫相亲。

梁文道：这是相亲吗？

蒋方舟:没有聊天吗

马未都:没有聊天，没什么聊天儿的，那时候打一招呼，就是因为我这种人是很容易跟人家去聊天的，就是甭管是，我走大街上我净跟生人聊天，所以我觉得这种，很尴尬地让一个很，就是为一个直接目的去，我觉得不可能的，我从内心都抵触，我平生就这么一回，还是给人家一个面子，我父母什么都不会逼我。

窦文涛：你不尴尬吗？

马未都:再说我也早恋，我们那时候都是。

窦文涛：你早恋啊，你多大岁数？

马未都:谁都早恋过，我，这给我播出去是吗？没事，播出去，我这个我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对女孩就有认知了，就是觉得见女孩心脏是感觉不一样。

窦文涛：学术。

马未都:就开始有一点，学术。

众人：哈哈哈哈。

蒋方舟:性别意识。

马未都:就是它这个感觉就不一样。

窦文涛：那不算早恋哪。

马未都：怎么不算？

梁文道：那叫性早熟。

马未都:你那个概念。

窦文涛：你对女孩有点感觉就叫早恋。

马未都:我做节目就说过，就是说我们曾经有一回做一个节目，我就说这个对方那个，我说他没经验，我说你先说，然后那主那个主持人说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会反对的，其实是为了做节目嘛，她就说这个爱情是双向的，她先上来玩这么一定论，我说那不对，我说我单恋着我邻家女孩，你不能说我不是爱情，她愣了半天说你说的对，然后那个中间的主持人说，停，没法录了，说你不能顺着说，必须跟他呛着，她说我呛不起来了，这他说的对，单恋你不能说不是爱情对不对（梁文道：当然），而且单恋那个爱情更强烈。

梁文道：没错。

马未都：比你双恋还强烈，所以爱情这事本身就，是不是。

梁文道：是，我也觉得是。

窦文涛：你说这爱情就是说，咱们上级讲这个什么文青啊，伪文青这个，这个，我觉得啊，这个爱情还是最初次的时候，感觉有生理感，就是他讲。

蒋方舟：生理感是什么？

梁文道：后来就失去性欲了。

窦文涛：还真的，就是我今天说要是爱一个人，不是，文道我跟你讲（梁文道：很特别，这个轨迹），就是我的这个说起来，我都麻酥酥的，就是我这个今天爱一个人，是心理的，想起她来觉得温暖，觉得爱是心理的。

可是呢，就是第一次的时候，这个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你第一次碰过女同桌的手的时候，放电现象，就生理的。

我自定为初恋的，那我比马爷，那真是孙子辈儿的了，就是我大学一年级，（梁文道：对，我记得你这事儿），我中学的时候，也有您一样的，对女性的这个认知是吧，包括对女同学身体的认知，但我不定位那叫初恋，因为我觉得没有那种爱情，只是一个生理的好奇，但是到大学一年级的时候，我就算就是我初恋，那时候我觉得，那种感觉就想起一个，这个比如说放暑假，两个人各回各家，你走在路上，今天我就没有了，就是说你走在路上想起她来，你觉得心脏痒痒，痒痒，就是那种麻酥酥的，那种生理的，然后这么真的感情，可是也会做这个伪文青的举止，这很有意思，我记得我给她写情书，写完了之后呢，我得拿手蘸点儿那个自来水，得往那个纸缝滴几滴表示那是我的泪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就是，就是弹点烟灰折在里面表示我的颓废，你看它其实，但是你说我这么装对吧，可是实际上那种麻酥酥的感觉又是真的。

蒋方舟:现在还能就是唤醒吗？能回忆起来，但是能唤醒吗？

窦文涛：靠你了，靠你了，老夫聊发少年狂。

梁文道：我就想起来为什么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人，都会本能地抗拒相亲，可能方舟是例外，她因为她有作家的兴趣。

蒋方舟:没有，另外一方面，我是因为生活圈子非常的狭窄。

梁文道：没错（蒋方舟：对），因为你透过相亲认识很多不一样的人。

蒋方舟:对，而且我觉得我就是，大家就觉得跟我有这个必要，然后来讨论就是公共事务和这个文学问题，然后呢，但是说真的，但你写东西的话你要写，特别写小说，你要写不一样的人嘛。

梁文道：所以你是去找生活体验。

蒋方舟:就找这个低质量的生活体验，我觉得

窦文涛：她这个只能证明女作家的可怕，我的天哪，相亲都是为了找素材，那你的恋爱，将来当你老公那可。

蒋方舟:那反而不行，但真的就是有遇到这个相亲对象，他也觉得这跟我相亲的是一个这个女公共知识分子，然后就真的他就考我，对于香港和台湾的问题，然后就是考我各个对于这个，这个美国大选的这个认知。

窦文涛：最后聊成道友了。

蒋方舟:然后没有，最后就不欢而散，觉得聊不下去了。

梁文道：因为政治立场太不一样是吧，因为你想想看，相亲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就跟你刚才说的那种现象是背道而驰的，因为一般我们说那种会让你，比如说碰到时候开始麻酥酥，然后一想到她心里发痒然后，我们觉得那样的爱情跟相亲是完全两回事。

窦文涛：完全两回事。

梁文道：相亲是不太可能，就两个人一见面碰到了机会，然后一看到就马上触电，相亲是根本上是一个，在一个条件底下展开的，而且双方谈的也都是条件问题，就像你遇到那个司机，跟你谈的是个条件问题，你性格很好，我儿子东三环有一套房子，是这样的一个条件的搭配

蒋方舟:你名校毕业，我儿子在世贸天阶上班。

梁文道：是吧，每月月收入多少，是这样，所以你会觉得相亲为什么，现在人好像特别不能接受，大概就是这个原因。

蒋方舟:但是现在其实相亲的那个年纪变得越来越低，就是说我大学同学上大学的时候，当然大家都大学二十一二岁吧，女生每年暑假的时候回家，那时候才大一大二就被拉去相亲，当然我不知道现在就是，过去是不是这样，反正我自己当时听到还挺惊讶，因为完全没有婚恋的压力。

梁文道：这个就是我最不懂的事情，因为你看人口的话，中国明明是在80后之后，是女多男少，不是女少男多，但是为什么现在总是，女家长方面好像比较急着给女孩儿相亲。

马未都：因为你生活在城市里，这事很简单，它是倒着的，对，现在这个。

蒋方舟：农村的那个大龄男性非常多。

马未都：所以我们跟最底层的人是接触不上，相亲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，相亲最大的问题是就俩字叫失望，就是你这个相亲，因为你相亲都是按照最好条件设想的，你见到的人，我觉得99.99%都达不到这个标准，所以往往第一眼很难就是说一见钟情（梁文道：产生感觉），对，所以呢，就是比较善谈的人比较占便宜，就是第一跟人贫，就像我们这样的人吧，吃亏，看一眼没好感，对不对，得靠说，然后你给那儿吧嗒吧嗒一通说，说完了以后呢，把人说乐了，说那个男的吧长得不怎么样，但是说话挺有意思，慢慢她就愿意跟你接触，然后你再跟她再装一会文青，再跟她说点这个文学名著，然后呢，再背两首唐诗，过去就搞定了。

窦文涛：这容易漏勺，我也是看她写的那个相亲史，那个文章里边还说一个什么，就是女的就是说感觉你是个有文化的女的，结果碰上一男的博士是吗？结果那男的就开始问了，那个。

蒋方舟：不是博士，是个秃头的建筑师。

窦文涛：建筑师。

蒋方舟：我那朋友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，然后呢。

窦文涛：说你既然是历史系毕业的，明朝有多少个皇帝啊，她答上来了，不错，然后清朝有多少个皇帝，这个没答上来，拜拜。

蒋方舟:对，就是一个智力问答，所以我觉得应该以后，搞一种相亲版的就是智力问答，就是他相互考那个。

窦文涛：想听是不是因为，就是我觉得有这个婚姻的压力，你自然而然地，很难找到合适的了。

蒋方舟：而且我自己。

窦文涛：你怎么不结婚呢？我替你妈我一声。

蒋方舟：没遇见合适的呀。

马未都：对呀，这不是很简单的嘛。

窦文涛：你不是抗拒？

蒋方舟：我不抗拒。

窦文涛：你有计划吗？就是多大岁数结婚，脑子里有这个想法吗？

蒋方舟:完全没有。

窦文涛：多大岁数生孩子，有这个计划吗？

蒋方舟：35岁左右，之前，但我觉得我家长。

窦文涛：那要是在35岁还没结着婚呢？

蒋方舟:那就先生个孩子。

梁文道：这两码事儿。

窦文涛：这我挺你。

蒋方舟：就是我觉得我这一点我爸妈还挺酷的，就是前两天我爸他是来北京，因为我爸在老家还没退休嘛，然后来北京来我们家，然后吃饭的时候就我爸说，嗯，方舟是条船，不知道谁是她的港湾，就他这句话应该在脑海里面，应该已经酝酿了两天两夜吧，因为他觉得特别押韵，说出来特别牛逼，然后呢我妈就说，哎呀，屁、屁的港湾，她说人生都是一节一节过的，就是说你这一段吧，是这个人，你结婚呢，你也把它当做是一种体验，你不要把它当做是一种归宿。

梁文道：就是你妈认为你是一条运河。

蒋方舟:是个火车。

窦文涛：但是你知道吗？你爸爸妈妈给你起这个名字，就注定了你要相亲，而且你呀就是纠缠不清，为什么？这个诺亚方舟啊，最后不是人类大洪水吗？

梁文道：那她得带个狮子和蛇，一起去相亲。

窦文涛：上帝让这个诺亚带上船的，都要成对的，公鸡母鸡，因为他要繁衍嘛，所有的全是成对的，所以你这名字，方舟上全是公母成对的，所以你清闲不了。

马未都：我现在觉得，现在就是社交的手段这么多，尤其这网上有各种，晃一晃、摇一摇的东西，她为什么还要去相亲呢？相亲好像现在都是流于形式，我听到生活中的相亲都是那种爹妈急得不行，把那孩子押着去，去之前就基本上知道结局。

蒋方舟：其实我觉得两个人以，就是两个陌生男女以恋爱为目的的见面，不管是什么摇，不管它是摇出来的，是干嘛，是父母介绍的、朋友介绍的，其实我觉得双方有这个认知应该都算是相亲，就是而不只是就是父母，然后这个相互你家父母、我家父母对一下，我觉得只要是陌生男女，有这个非常明确的认知，然后在一起见面，我觉得其实就是，然后以结婚为目的、以恋爱为导向，结婚为目的，我觉得那都是相亲。

窦文涛：你说，你说。

梁文道：不过我觉得倒是，我能理解为什么要相亲，就是一方面就可以看得到，有的社会或者有些情况下，结婚跟恋爱是分开的，是不一样的，因为相亲跟一般，比如说我们介绍，我们中国人现在所讲的相亲、或者亚洲人所理解的那个相亲，跟刚才我一开始说西方式的那种介绍还稍微有点不一样，就你刚才说那个是一个比较宽泛的一个情况，那种情况就是纯粹介绍人家认识，让他们当男女朋友，谈谈恋爱；

但是今天我们讲相亲是一来奔着主题去的，那是要结婚的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们期望中的恋爱是一个很自然的两个人，好像触电，像你说的两个心里发痒那一类的（窦文涛：麻酥酥），对，麻酥酥，ok，但是相亲不一样，相亲是一个条件的计算，相亲，当然也双方需要有好感，但是那个主题很明确是婚姻，所以就说明了有时候婚姻跟恋爱是可以分开的，或者他们的目的是不一样的，婚姻是一个社会需要，婚姻是一个家庭延续的需要，婚姻是一个身份问题，所以尤其你比如说在日本就最明显，你像日本到现在相亲还很流行（蒋方舟：对），我们都说日本是个发达国家，父母还给孩子相亲，他相亲的人还是很多，那我们都觉得日本是一个先进国家什么的，怎么还闹这些呢？那理由很简单，因为他们性爱婚姻跟恋爱是分开的。

蒋方舟：他们是那好像是，夫妻性生活频率最低的国家，世界上。

梁文道：没错，就是他们夫妻真的是，就是我们结为夫妻是因为我们需要夫妻，我们需要家庭，我们需要婚姻，那么但是是不是表示我们彼此相爱，那不一定，也许我有个情人，你有个情人，那么但是我们，平常我在公司遇到这个帅小伙挺好的，跟他睡一睡这也可以，因为那是性、还有一个是爱、还有一个是婚姻，但是我们一般现在的观念，是三者必须统一，但是很多时候它是分开的，你中国传统社会，你像我常常讲，我们以前所讲的爱情，是文人小说里面常讲爱情，大部分人是没有爱情的，你以前中国的农村什么，对吧，那个都是媒妁之言就搞上了，然后你见到你新娘的第一天，就是在床上。

窦文涛：那够刺激的。

马未都：它这个事我告诉你很简单，相亲这个词本身就改变了词性，过去相亲是父母之间的事，跟你本人没关系，你现在说相亲，说这俩人相亲，是他们本人相亲，过去是父母代表你去相这门亲事，这词彻底变了，现在跟你们没关系。

梁文道：现在跟你们没关系。

窦文涛：现在真是家长比孩子急呀，上海公园里的全是那个，最后的单身家长互相之间都相上了，孩子还没相上呢。

马未都：对，他们这个倒是，倒是相亲的本意，就是父母之间觉得，这个比如男方父母觉得这儿媳妇不错，女方认为这个女婿不错，这俩相亲成了，他们俩就没资格相亲，你想你过去按照过去的那个婚俗，你最后那是掀开那一下，这一下要我说，我要有这辈子有这一下也不错，如果赶上一好的，赶上一好的，挺浪漫的吧。

窦文涛：刺激，真刺激。

马未都：刺激，比现在这强多了。

窦文涛：猜，会是什么样，哗，哎呦这人生。

马未都：如果你真赶上一好的，你这个不是什么好的，要好看的。

窦文涛：别老想好的，不好的概率也很大。

马未都：咣当一掀，一掀开，那心脏不是麻，就跳嗓子眼上去了，真的。

窦文涛：有可能心如死灰。

马未都：那太浪漫了。

梁文道：但我觉得中国人过去那个感情，是我觉得很令我着迷的，很有意思，就是他真的可能夫妻俩见面，就是在床上，洞房见面，第一次掀开，但是是不是感情不好呢，不是，你看到很多我们上一辈，上几辈很多人他们没有什么恋爱就结婚，但是当他结下来之后，他那个感情真的是在那个，被锁定的契约关系下面长出来，也不见得很糟（马未都：对），是吧。

窦文涛：就所以说呢，假如世界上只有一男一女，亚当和夏娃是吧，就诺亚方舟，你看这俩人就必须相爱（梁文道：必然得好），那像婚姻就是你不能太自由了，就给你诓在这个地方，那么夫唱妇随，而且这个里面我觉得它还有很多道德的东西，做人、从小教孩子，那个时候有一套妇道啊，做老公该怎么做啊、做妾该怎么做呀，他各安其分，倒也琴瑟和谐。

梁文道：你怎么一想就想到做妾该怎么做？

众人：哈哈哈哈。

梁文道：窦文涛。

窦文涛：咱还是关心最新的。

蒋方舟：而且我觉得很多，很多为什么上一辈急呀，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，比如说像我爸妈就是相亲结婚，然后就是亲戚介绍的。

窦文涛：怪不得你也有这遗传。

蒋方舟：然后那个相互我妈看我爸，是她那个能力范围内、或者视野范围内长得最帅的，因为我爸真的还挺帅的，然后我妈是我爸能力范围内看到的最有文化的，然后两个人就认识了，大概认识有个一两个月吧，我爸说就是结了婚，就我们单位能够有个，分个房子，那就结婚吧，所以就是这样，然后呢，就是你知道就是也没有问题，就是当然也会吵什么，但是没有问题。

窦文涛：他们那个时候不会碰到什么问题呢，要是过了一两个月，发现了一个在我能力范围内更好的一个，这事怎么办？

马未都:不是，这个事肯定有，你一生中只要你结婚，下面一个肯定好。

窦文涛：对，马爷显然是有经历的人。

马未都:不是，任何人都是一样。

窦文涛：也是有故事的人。

马未都：所以你不能因为有一个好的要出现，那你就后悔这个事，这个是另外一个事，尤其是没。

梁文道：好花采不完。

马未都：对对对。

窦文涛：肠子都悔青了。

马未都：对，尤其是后面这个，后面这个呢，你是没娶，你娶了以后也未必就好。

窦文涛：是，那倒是，但是方舟我真想了解一下，就是说现在像这个你，都是年轻人嘛，对，为什么就是结婚这事，是他们那么大的一个，就很怕，很多80后90后，你看现在我听他们讲，就是说70后是先恋爱后结婚，80呢是先同居后结婚，90后呢，一般不会跟同居的结婚，就是不一定准确了，但我的意思是说，现在你在网上调查，这些年轻人都在问我该不该结婚？结婚对他来说是个什么，都怕结婚。

蒋方舟：其实我觉得不是怕，是想，就是特别是我身边的90后，甚至是更年轻的95后的女生，其实是非常非常想结婚的。

窦文涛：结了就离。

蒋方舟:就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恋爱和结婚、或者说恋爱和结婚同时放在她们面前选的话，就是女生其实是会选结婚的，我身边的年轻的女生。

窦文涛：现在还是这样啊。

蒋方舟：我觉得是因为，我觉得还是因为就是，可能这个社会环境她们没有安全感吧，而且就是这个社会的导向，变得越来越现实，就是比如说，就是从你买了什么衣服你就可以睡鹿晗、吴亦凡，然后到就是说，你这个嫁的好不如你怎么怎么样，包括现在强调所谓的原生家庭的重要性，就是你其实看到是有这个有倒退的，强调原生家庭的重要性，就是你这个因为是这个富二代，所以你这原生家庭好，你性格的缺陷就少，那这个什么凤凰男什么的都是去批判原生家庭不好的，所以你会看到就是变的越来越势利，越来越现实。

那我觉得我身边的可能很多的年轻的女孩子，在这种导向下就是其实就非常想结婚，而且就是不是像我妈那种，你就是体验一下婚姻，就是其实挺想找个归宿的，就这件事对她们来说特别重要。

窦文涛：但是我问你，这一结是两回事了吗，还是觉得一结还是恋爱的延续，俩人没什么变化，但是一结就变了。

蒋方舟:我自己身边所有就是把结婚，当做是人生一个重要转折点，或者想借由婚姻进入人生下一个阶段的婚姻，最后都挺失败的。

梁文道：没错。

马未都：不是，今天年轻人婚姻失败，是大概率事件。

窦文涛：太大概率了（梁文道：大概率），有的那个就是结婚，你看前一阵我们这有一个编辑就说，他一个小女友一个礼拜就结婚，从健身房遇见、到交换戒指、到见父母、一个礼拜，她劝她这个小闺蜜说，她本来这个小闺蜜有恐婚症，恐惧结婚，说你为什么怎么一个星期就结婚，你不多看看，她说也不能看了，就说我这玩意儿，我这恐慌症，我好不容易碰着这么一个，我要是再拖俩礼拜，我可能就不想跟他结了，恋爱，就是恋爱久了我就不结了。

梁文道：可是我也，刚才方舟讲那个情况，我也见过，我以前有一个学生是北京孩子，他当年的时候我发现在香港念书的时候，他跟他女朋友挺要好，后来回去就分了，分的理由是父母阻止，就是他本来两个人也是想结婚，因为他父母替他决定找一个，认为更配得上他们家庭的，因为他父母也是有官职在身的人，那么于是就因应的官位，对方的家庭背景，职业背景的情况，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，那么但是真的就这么结了。

而让我惊讶的是整个过程里面，我那个学生也是一个受现代教育的人，名校出来的人，我跟他聊起来，他对整个过程是没有反抗的，不是没有反抗的能力，是没有反抗意志，他是觉得很合理，我说你原来你很爱你那个女朋友，他说对，但是这个也很无奈，但他整个观念就是我爸妈还是说的对的，他们家庭是对的，对，现在有这种人。

蒋方舟:现在有这种人，而且越来越多。

梁文道：回到过去了。

马未都：不是，他现在这个叫什么？

梁文道：醒了一觉回清朝了。

马未都：我告诉你是什么状况啊，就我碰见我就很吃惊，那个我就问他们这个结婚，他认为，这男孩，他说跟谁结婚都差不多，明白了吧，

蒋方舟：那还不如挑一个原生家庭好的。

马未都：对，跟谁都一样，他觉得这没什么太大区别。

窦文涛：我怎么觉得这是一种厌世的表现。

马未都：对，他甚至都认为她的长相都不是最重要的，就是这就是说，就是说我今儿出门着急，至于打一好车还是打一赖车还是怎么着，我只要坐上这车我到了就行了，他是这种人生态度。

梁文道：大学都总得上，考上一本还是什么就无所谓了。

马未都：对对对，他就是。

窦文涛：那你看，我再给你说一种，我还认识一个美国的、一个华裔的华人的朋友，他就说，就是说我讨厌婚姻制度，我蔑视婚姻制度，就是说他是那种，你知道吗？他就说婚姻制度早就崩溃了，他说我对它的蔑视的最好的方法，就是我可以为了任何一个理由结婚，为了一个什么理由，为了给他女朋友办到一个美国身份，就是说他说我根本就不想结婚，我无所谓，但是如果能够给她办个身份，就是他说这件事本身就恰恰证明了我讨厌这个制度，我认为可以把这个制度做一个最实用的、最蔑视的一个利用，就换点实在的嘛。

马未都：今天很多人就是为这个事结婚离婚买房子干什么，就是这种事多了，户口，很多人就是为户口结婚，为房子结婚，为房子离婚，这个婚姻已经变成了，这确实不大适应今天的生活。

窦文涛：但是男的跟女的想法一样吗？

蒋方舟:没有，现在我觉得很多女孩子，我遇到的就是她们相亲的理由，当然也不是因为年纪大了，可能也跟我差不多大吧，二十六七岁相亲结婚，是因为她们觉得可能之前有过一两段恋爱，那这个恋爱可能这个自己投入了，对，有这个期待然后就落空了，那还不如我们就从一个零期待开始，说不定这个婚后还可以培养，有一类型的言情小说就是婚后恋爱型言情小说，就是她觉得这个我们双方的期待都降到最低，对彼此的期待就是降到最低我们结婚，就是说不定还可以，就是她们是这样的心态，觉得我这样也没什么期待，这样就不会落空。

马未都：这符合了我们过去的婚姻制度，那就是从零开始嘛，两个人不认得，那不是从零开始。

窦文涛：但我又觉得离婚率的上升是不可避免的，这是想得美（蒋方舟：当然），毕竟是俩大活人，你再不在乎，你跟一个人一块过日子，我觉得这，而且今天的人忍耐力太低了，尤其是90后忍耐力太低了，一言不合咱就别过了。

梁文道：所以这很说明为什么前一阵子他们不是调查，不是北大的那个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那个副主任不是说，40%的北大学生觉得人生没有意义，不是大家说空心病吗？空心病就是觉得你做人，很多实质的价值跟意义被掏空了嘛，所以今天婚姻的爱情面向也被掏空掉了，那这个说明了，其实恰恰是因为这个社会很多资源太稀缺了，你是需要通过婚姻来获取的，你像刚才马爷讲的户口，身份，房子（蒋方舟：更好的生活质量），我们今天中国回到了这么一个状态，就是你必须透过婚姻来解决刚才说的那些问题，而原来我们以为的进步的社会，五四以来我们相信的进步价值是，婚姻爱情是跟刚才说的这些东西是可以分开的，是无关的。

窦文涛：你到现在很多时候，说我跟你结婚安全感在于我可以分你财产，我觉得这事。

马未都：所以现在利用婚姻这个分财产有啊，我看到一个很恐怖，就是这个女的也是急于结婚，但是她有财产，有财产呢，她跟那个男的就列了这个婚前公证，婚前公证以后呢，这个男的就跟他结婚，你结婚两个月以后呢，这个男的就跟她就不行了，找不着了，但是这个男的在外头，在婚后这两个月中写了大量的欠条，现金欠条，所以法院就判这女的财产，虽然是你的财产，但是这个债务是你夫妻之间存续的，这个债务你必须承担，那个女的没有办法还债，只能卖房子还债，所以就利用婚姻这个制度，那这个说起来这个制度就有问题，

窦文涛：所以我就不明白，你比如说方舟，你像说你已经不需要是为了生活，为了钱要去结婚了，对吧，那对你来说，同居和结婚（蒋方舟：生孩子），有什么不同，唯一的目的就是生孩子了。

蒋方舟:就是最重要的吧，其实我觉得那个非婚生子女在中国有点惨。

窦文涛：这违宪呐，宪法规定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权利。

蒋方舟:就是还是有点麻烦。

马未都：宪法规定的事。

梁文道：多了。

马未都：宪法规定这事，就是因为它不能执行它才这么规定的，大家都认为都一样。

窦文涛：行，好，咱完了，谢谢，这个结尾不错，这个结尾很好，一说违宪，话筒掉了。

END